

黎汝清 著

沙漠野烟土

——二次大战风云录

上册



黎汝清 著

漠野烟尘

——二次大战风云录

上册

作家出版社

主要人物表

—— 中国方面

华铭文：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留学于苏联总参军事学院，与彼得洛夫教授之女卡斯托娃结婚。“九·一八”事变之后，被派往东北，任抗日联军大青山游击队队长兼政委。

林 薇：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与赵一曼等人早期回国。任共产党满洲省委地下联络员。后与回国的华铭文以“夫妻”关系作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斗争。

张昌夫：中共满洲省委联络员，医生。以走方郎中为掩护从事抗日斗争。

秦广太：滨江饭店老板，中共哈尔滨地下联络站负责人。

华铭忠：华铭文之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赴欧华工英语翻译，后进黄埔军校，参加北伐。“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派其到东北义勇军冯占海部任高级参议。后为第五战区中将高参。

项德礼：满洲伪警察项德义之兄，猎手。后为我地下工作者。
华志强：华铭忠之子，中共党员，平西地区九龙山武工队指导员。

—— 苏联方面

彼得洛夫：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授，上校。华铭文的老师，卡斯托娃之父。
卡斯托娃：彼得洛夫之女，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苏联卫国战争中为游击队员，被德军俘去，在德国爱丽查庄园做苦役。
安德烈：军事学院高材生，中尉，卡斯托娃未婚夫，因托洛斯基案受牵连，解除军籍回故乡基辅劳动。后为基辅 17 号公路地区游击队长。
史杰巴：彼是洛夫的学生，17 号公路地区游击队长。

—— 德国方面

冯·瓦尔特：狂热的纳粹分子。后为中校，希特勒的随从副官和私人秘书。曾数次带“特攻队”和“侦缉队”在德苏战场作战。在柏林陆军大学时，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田川兴治同班学习。
爱丽查：冯·瓦尔特之妻。狂热的纳粹分子，军火大王克虏伯家族的成员。
克里斯蒂尔：希特勒大本营女秘书。
格罗柏：德国老军人，倾向于纳粹。

—— 日本方面

田川兴治：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留学德国陆军大学时，与冯·瓦尔特结为至交。归国后在满洲赤情研究室工作，中佐，后为东条英机私人秘书。战败后，借尸还魂潜伏，后为三岛由纪夫“楯之会”的幕后策划者。

松木贞义：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田川兴治的妹夫。

田川春子：田川兴治的同母异父妹妹。松木贞义妻子。后为反战同盟之一员，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工作。林薇牺牲后与华铭文结婚。

小野正雄：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与田川兴治在陆军士官学校时同学三年。二人又在满洲相遇。

吉田幸一：军国主义分子，临沂之战被我所俘，自杀。其父吉田勇毅，为帝国老军人；其二弟吉田雄建为“神风敢死队”队长，均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 其他方面

里哈尔德·佐尔格：苏联间谍组织在日本的“拉姆扎”小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纳粹德国《法兰克福报》和《柏林信使报》驻日记者。

克罗沙：系八国联军时，德国军官赫斯·冯·瓦尔特（奥古斯·冯·瓦尔特之父）劫去的中国姑娘赵美兰。因瓦尔特家族不容，随赫斯居留法国克雷城。后为中国餐馆老板。

蒙蒂丝：法国姑娘，在战火中与华工翻译华铭忠相恋。

乔治·昂纳克：法新社驻中国记者。在第一次大战时，在法国
曾与华铭忠相识，在正面战场和敌后解放区采写，后
出版《战地纪行》。

目 录

上 册

第一卷 帝国幽灵

第一章	绝望的日子.....	3
第二章	历史的回顾	19
第三章	祖辈们	27
第四章	在满洲	38
第五章	我们需要一个希特勒	51
第六章	大讨伐	71
第七章	赤情之研究	85

第二卷 白山黑水

第一章	异国恋情.....	101
第二章	假夫妻.....	118
第三章	查夜之后.....	142
第四章	打入.....	155
第五章	拉出.....	178

第三卷 纳粹狂热

第一章	告别元首·····	201
第二章	强盗祖先·····	218
第三章	巴巴罗萨·····	232
第四章	帝国种种·····	243
第五章	风起云涌·····	261
第六章	血洗与奇袭·····	276
第七章	战车隆隆滚动·····	297
第八章	巴巴罗萨和赫斯之谜·····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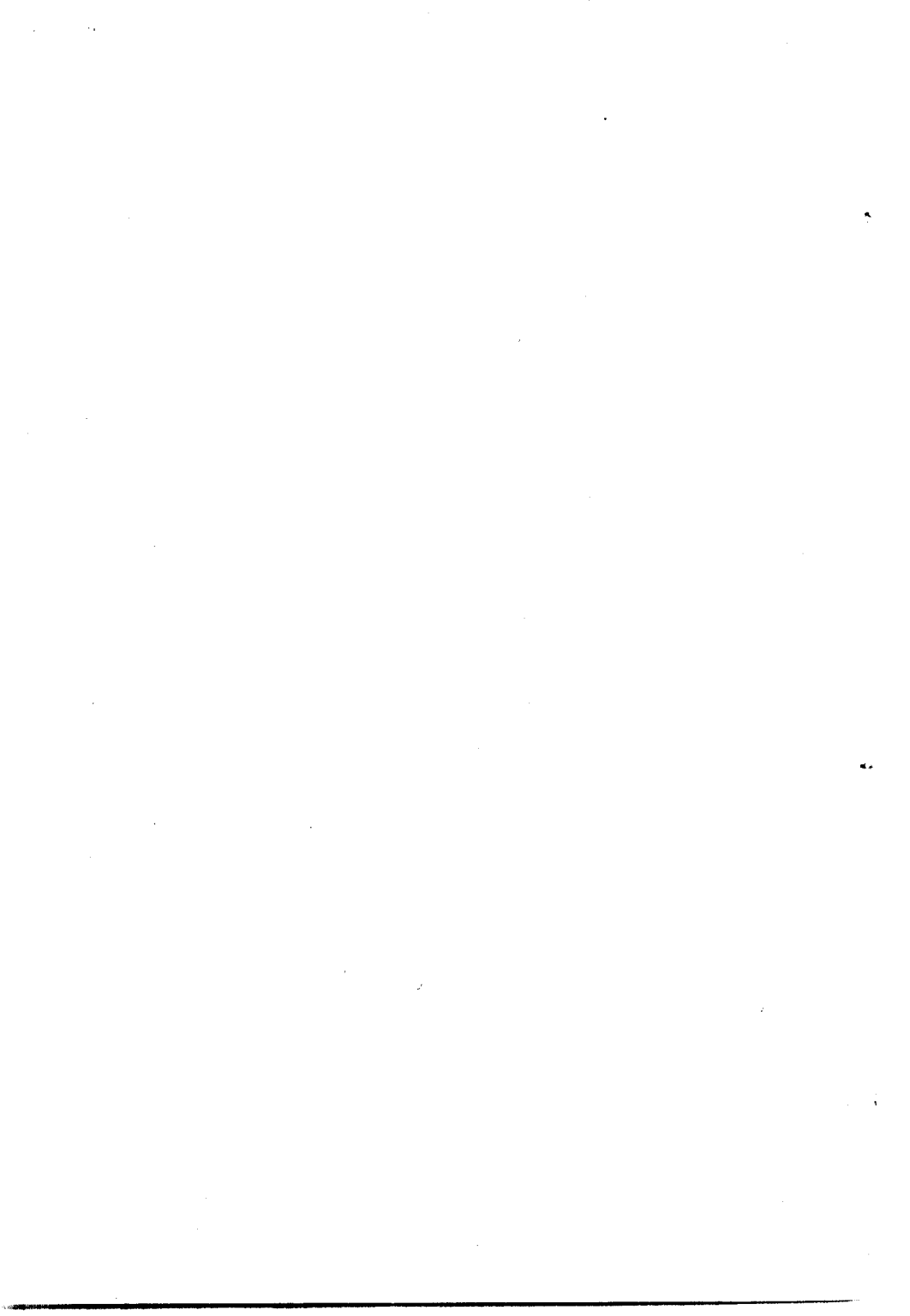
第四卷 呼唤军国

第一章	回大本营·····	343
第二章	会见纳粹记者·····	362
第三章	叛乱·····	379
第四章	春子来信·····	397
第五章	重返哈尔滨·····	417
第六章	胜利与挫折·····	444
第七章	诺门坎之战·····	457



第一卷

帝国幽灵



第一章 绝望的日子

(摘自《一个帝国军人的自述》)

—

我把受伤的左腿，搁在木制的矮几上，半躺在单人沙发里，顺手摸了本《剑侠宫本武藏轶事》，想借一场海边决斗的凶险场景，安抚下我的久已期待的激情。可是，我的沸腾的血依然涌动着强烈的热望，同时又潜隐着惴惴不安。

陆上自卫队的教练场上，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我的脑幕上不断映现着种种幻影，仿佛听到三岛由纪夫那火焰般的热情的讲演，在阴沉的东京上空波荡开去，天地间震响着“楯之会”的歌声：“起来，红色的年轻雄狮们！”

十二天前(1970年11月12日到17日)东京举办了“三岛由纪夫展”，这个由照片组成的展览，是三岛自己安排布置的，分为：“书物之河”、“舞台之河”、“肉体之河”、“行动之河”四个部分。每天的观众多达一万余人。

那是一种多么豪壮的激情啊，他用教鞭点着他的三十六个剧本，向观众解说：“我想写的戏剧世界已经至此结束了，我的最得意的剧本是《忧国》，我的最后一个剧本就是它——《我的朋友希特勒》！……我平生写了十八部长篇，八十部短篇，三十六个剧本，我的最得意的文章就是它——《新法西斯主义论》！我现在要

投笔从戎，十年前我就练习‘剑道’。日本刀就是日本人的灵魂的故乡，如果不会使用日本刀，那将是莫大的耻辱……”

我想象不出，三岛由纪夫面对着一千名自卫队员，会讲些什么！

我枉自翻动着书页，却无法进入剑侠宫本武藏的搏杀，眼前总是晃动着三岛由纪夫自编自导自演的《忧国》！武士道式的剖腹，那是多么惨烈壮美、鲜血飞溅，胜过殷红的樱花。剖腹，这是人生悲壮之美，只有展露自己的内脏，才能展露自己的赤诚！《忧国》歌颂忠诚，歌颂死亡，丑——生、美——死。充分体现了三岛由纪夫的美学观！他的演出是那样狂热、陶醉，仅仅是二十八分钟影片，就燃烧起万千观众那么炽烈的情。它创造了最高票房收入的新记录，两个不大的影院，一周的观众就达一万六千人！应观众之强烈要求，三岛由纪夫破例到影院去为观众签名留念，多少女郎在热情地拥抱他呀！《忧国》，掀起了三岛由纪夫狂热！当时我似乎集中一生的目光来凝视着他，心想：一个日本的希特勒诞生了！

一阵楼梯的吱嘎声，把我从无尽的遐想中唤醒，一个“楯之会”的联络员，冲进了我的屋里，面如死灰，丧魂落魄地惨叫了一声：

“友田君，三岛剖腹自杀了！”

接着，他力尽气绝无法支持身体重量似地扑跌在我的脚前，哀哀痛哭。

这是一声雷震。我忘记了有一条受伤的腿，蓦然跳起，一阵剧痛直冲我的脑海，眼前一黑，跌坐下去，愣怔了很久，而后狂怒地叫道：

“起来！快说！”

那个“楯之会”会员一时无语。

在接近胜利之时剖腹自杀，这是多么不可思议。难道我们二十五年来殚精竭虑、刻意谋划、久以期待的帝国宏图大业，就因为三岛由纪夫的死去而崩塌了吗？

二

这天是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真是个黑色的日子。

在我这个白发渐疏、体质羸弱、隐名埋姓的帝国老军人心上，漾起了死去亲生儿子的悲哀，痛惜帝国失去了一个英雄。

这简直是一代希望的破灭！

我比三岛由纪夫大二十岁，恰恰可以做他的父亲。我们非亲非故，是武士道精神和对帝国的忠诚使我们共着一根血脉，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年轻一代身上。我不是“楯之会”的成员，却是他们的灵魂。我们夜夜切齿日日扼腕倾心呼唤的是“新的崛起和征服”！

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八纮一字”的天职，为此不惜血流成河，“血与火”便是旭日东升的绚丽的霞光。

二十五年前，在皇宫广场遍地尸横的日子里，我没有持刀剖腹而“借尸还魂”活在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帝国复活，就是使“大东亚共荣圈”之梦变为现实，就是让“武运长久”的军旗重新高扬！

我跟三岛、森田、古贺、小川等有为青年，秘密组织了以“樱

会”宗旨为目的“楯之会”^①。我们公开的宗旨却是“维护日本优美的文化与历史，以及身为日本人的骄傲”。入会资格必须是具有勇武精神的大学生。我们用合法手段取得了防卫厅的许可，由三岛由纪夫率领，集体加入陆军自卫队接受军事训练，每月一次，在市谷驻屯地的会馆开会，密谋壮大“楯之会”组织，为帝国聚集起一代精英。

那个“楯之会”会员哽咽着，站起来，断断续续语无伦次地向我讲述了这幕悲剧的经过。

这一天的确是个不祥的日子，天空涌动着阴惨惨的初冬的乌云，正像一床盖尸被沉重地徐缓地铺展在东京的上空。

三岛由纪夫带着四名会员（森田公胜、古贺浩清、小贺正义、小川正洋）到陆上自卫队市谷驻屯地去拜见益田总监。

益田总监推崇三岛由纪夫的艺术才华，看过这位充满帝国军人气质的作家在一九六六年写的小说《忧国》。推崇书中主人公武山信二中尉为了帝国事业，不惜剖腹自杀的武士道精神^②。

当益田总监请这五位会员落座的时候，森田的一把短剑抵住了总监的咽喉，古贺的手枪也顶住了总监的后背，小贺、小川把总监的双手反扣在椅背上绑了起来，强迫他下令召集自卫队员大会。

这个计划执行得非常成功。

① 樱会，是1930年9月成立的日本陆军青年军官的法西斯组织，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组成。中心人物是桥本欣五郎中佐、根本博中佐和田中弥大尉等。主张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发动侵略战争。1931年3月和10月，曾两次企图发动政变，阴谋失败后被迫解散。

② 武士道，是日本武士遵守的封建道德准则，兴起于镰仓幕府时期。其内容是要求武士效忠主人，重名轻死，崇尚勇武，廉耻守信等，旨在控制和欺骗武士为封建主效命。明治维新后，在学校设立了武士道课程。用武士道精神麻醉人民，成为他们巩固统治和实行侵略的工具。

一千名自卫队员奉命集合，三岛由纪夫站在总监室二楼的阳台上，向自卫队员们发表演说。

三岛由纪夫准备讲两个小时，那时“楯之会”的会员们都充满信心，他那炽烈如焚的激情，一定会把一千名自卫队员鼓动起来，就像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刺杀内阁总理犬养毅和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刺杀内阁首相冈田岂介那样，用“下克上”的办法，逼迫现任内阁（佐藤荣作）改变宪法，使日本重新武装起来，重振国威，实现帝国的宏远目标^①。

没有爪牙的猛虎，只能是关在公园铁笼里供人观赏的玩物。我们总以为三岛由纪夫登高一呼，必然万众响应。

我们必须继续大和民族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因无条件投降而中断了的神圣事业，实现“八纮一字”的先祖遗训！

但是，那些自卫队员们竟然不知道“八纮一字”是什么意思。这简直是一群大和民族的不肖子孙，难道你们的脉管里奔流的已经不是日本武士的鲜血了吗？竟然由狮虎本性蜕化成羔羊了吗？

三岛由纪夫具有希特勒的口才和雄心，具有东条英机永不服输的顽强精神。他把《我的奋斗》奉为经典，他在“楯之会”的会员大会上，曾经悲愤地声言：希特勒能冲破《凡尔塞和约》捆在德国身上的枷锁，难道我们还不能扯碎一件被迫裁制的紧身衣吗？

三岛由纪夫极富感情色彩的讲演，并没有点燃起自卫队员们的献身热情，他得到的是冷漠、讥笑和嘘声。“疯子！”“蠢货！”“狂徒！”在一片斥责声中，有人竟向他唾了一口黏痰！

这口在二十米开外落地的黏痰，却像一颗杀伤力极强的达

^① 日本战败之后，新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交战权及海陆空军备，根据这条规定，1954年成立的自卫队是违宪的。因此，自成立以来，自卫队理所当然地受到各方抨击。

姆弹，击中了讲演者的心胸。三岛由纪夫哀叹了一声，眼前一阵昏黑，急忙扶住阳台的栏杆，只觉得天地在翻转，他所期待的热烈欢呼、揭竿而起的情景没有出现。

三岛由纪夫感受到了失败的屈辱。两眼灼灼如焚，嘴唇在愤恨中颤抖，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气馁心丧，像败阵的将军，怀着绝望的伤痛，退进自卫队的总监室内，准备好的两个小时的演讲辞，只说了九分钟。

“放了益田总监吧！”三岛由纪夫向他的会员摆了一下手。而后，沙啦一声抽出了一把青光闪闪的古代名刀，他向着日本天照大神的神庙方向跪了下去。

蓦然倒转刀柄，双手握住刀身向上举起，猛然刺入，然后左右横切，血注喷出，他全身扑在利刃上，刀尖从后背刺出！

“三岛君！”室内五人，莫不骇然而视。只觉得他这种狂暴冷酷的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里，都有一种可怕的激情贯注其间。而老人却把它视为怪诞与疯狂！……

年仅四十五岁的真正的武士死了！我作为一个帝国军人，直觉得心如刀绞，与其说他是日本的著名作家，毋宁说是皇军之魂！我又看到了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忧国》中悲愤自杀的悲壮情景。

他应该进入靖国神社，列入贤臣神将之中。

“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个一脸蜡黄的“楯之会”会员直盯着我问。

我没法回答他。默默无言地拄起拐杖，走上了我这个小阁楼的
四米见方的小平台。

三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只是在云隙里露出一层浅红，东京笼罩在苍茫的暮色之中。

大街上仍然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就在一个月前，为了救一个在街上玩球的男孩，我被一辆急驰而过的摩托撞到了灯柱上。

东京大小报刊，对我这个善心的老人作了感人至深的褒扬，《朝日新闻》竟用了四分之一的版面，把我捧成了舍命救人的高尚的长者，一个令人尊崇的楷模。

那个顽童的家长——商界大亨，带着百万日元的谢仪登门致谢。我毫不推辞地收下了这份厚礼，回赠他们一句话：

“希望那个孩子将来是个忠于天皇的帝国武士！”

那个商界大亨夫妇为此愣怔了好久。

我不责怪他们，他们不是军人，没有体验过战场拚杀和征服异邦的快感，他们梦寐以求的是金钱而不是荣誉和功勋。

当时，我就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元帅兴登堡那句得意洋洋的名言：“战争，对我来说好像是一次温泉治疗！”

我看着云隙后面那轮落日，对今天的我，特别具有象征意味。

我已是垂暮之年，我还能期望“武运长久”的旗帜再度高扬吗？

我目前做到的只是把那个孩子家长的谢仪分文不留地全部捐赠给“楯之会”，再就是保持帝国军人之热血永不冷却！我把全部希望和热情寄托在三岛由纪夫这群有为青年的身上。

我眼前是繁华的城市和熙熙攘攘的人流。

我非常愤慨，今天是三岛由纪夫殉国的日子，你们，这些东京市民们怎么会无动于衷？怎么还能笑得起来？我扬扬拐杖，恨